

# 空心菜

赵洛 著



# 空心菜

赵洛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心菜/赵洛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 4

ISBN 978-7-5104-0190-9

I. 空…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2663 号

# 空 心 菜

---

作 者: 赵 洛

责任编辑: 陈黎明 雷燕青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68995968 (010)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 nwp. com. 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 newworld-press. 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 bta. 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 com. cn

版权部电话: +86(10)68996306

印 刷: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189 千 印张: 7.5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190-9

定 价: 19.00 元

---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喜欢这个城市，她是我的故乡，我的地狱，我年迈而脂粉满面的情妇。

——莫迪亚诺《夜巡》

目 录

- .001 第一部分  
邱志  
.039 第二部分  
林薇  
.071 第三部分  
邱志  
.087 第四部分  
林薇  
.111 第五部分  
Jean  
.117 第六部分  
邱志  
.125 第七部分  
林薇  
.135 第八部分  
邱志  
.147 第九部分  
林薇  
.167 第十部分  
邱志  
.183 第十一部分  
林薇  
.195 第十二部分  
邱志  
.209 第十三部分  
林薇  
.217 第十四部分  
邱志  
.225 尾声

第一部分

在巴黎那几年，我把对生活的全部渴望浓缩在一个冰箱里。我希望不论寒暑当我回到租住的小屋里，走进厨房（绝不超过三平米，还有总杀不完的蟑螂）打开冰箱，里面平躺着半柜红酒。

我到走都没有实现。

我说我是酒鬼可能没人相信，因为跟哥们出去，我最多两杯（不是扎啤杯）啤酒就颓，借口搭末班地铁匆匆离去，从不管他们用何种语言挤对我。

但我确实是个酒鬼，据我妈我爸各路叔叔伯伯回忆，我最早喝多的记录是在三岁时，被爸爸的朋友们用筷子蘸白酒灌醉的，我坚持是被他们灌醉的，可是没有一个人肯为我作证，包括我妈。他们说一开始确实是他们用筷子引诱我，可是很快我就主动自觉地奔着酒香去……最后醉倒在沙发上，睡着后还滚了下来。

我妈每次数落我的种种不灵光之处，都以这样一句话作为总结：肯定是从沙发上滚下来摔傻的。

我确实是酒鬼。我每天必喝，但只是在家里。对于在有他人的场合喝多的人，我一直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不是作秀也有作秀的嫌疑。酒精是生来就应该流淌在血液里的，我始终这样认为。就像我一直认为，爱情是经不起推敲的，女人是无需分析的动物，因为分析也没用。爱情就是一场化学反应，即使知道最终结果不堪，也挡不住这场反应。可笑的是，古往今来，还有这么多人歌颂爱情的伟大，恕我不才，真没看出来。

好吧，现在说说我。我叫邱志，男，1979年生于北京，天蝎座，O型血，身高1米80，据大多数女性反映，我的相貌还过得去。我于2002年夏天毕业于某著名影视院校导演系，第二年，也就是2003年年初，春节后某一个寒风清冽的早晨，挥了挥手，从首都机场飞往法国巴黎。

据说有很多作家前仆后继探寻巴黎吸引人的理由，什么“巴黎是一场流

动的盛宴”，什么“一定要去巴黎，无论你带去了什么，都将有所报偿”……我觉得这些话都挺扯淡的，我去就是因为戈达尔<sup>1</sup>，那个目前还活着的牛逼的导演，还有享誉全球的红酒。

我走了，我的女朋友哭得稀里哗啦，我很难说当时自己无动于衷，我努力让自己难过，搂着她因为痛哭而不停抽动的肩膀，心下一潭死水。

我知道我们自此不再往来。女人的泪水有时什么都不是，我甚至觉得是她们的生理习惯，就像每个月那什么似的。眼泪攒到一定程度，必须得寻找出口，我那天出发，就是给了她一个出口。

说实话，能成为她那时的理由我也没什么不满意的，只是，别告诉我那是爱情。

我是在高考结束的第二天，得知父母离婚的消息的，我爸走得决绝，我妈一脸平静。我妈后来说，她之所以会在那时签字，是因为她知道，我肯定能被录取。我妈真是我见过最自信的女人，我爱她，同时在心里暗暗鄙视我爸，这么好的女人你都错过，真是不长眼。

那天我妈把家里所有的棉织物用手洗了一遍，晾好，带着我去了趟老莫。用时下流行的说法，我妈一直都是那种挺小布尔乔亚的女人，平时在家煮咖啡听爵士乐，为此我爸没少挤对她。但同时我爸也说，当初娶我妈，也是因为她和那个时代及那个时代的所有人存在着一种不可协调性。这是我听过的最另类的结婚的理由。可是他们还是分手了，回想他们曾经的恩爱，让我以后怎么再去相信爱情？

我妈那天点了她最爱的奶油烤杂拌，她拒绝点老莫的牛排，她说自己闭着眼睛煎也比这儿的好。我信，我妈从来不说大话。

1 让-吕克·戈达尔，法国著名电影导演，新浪潮领军人物。

我妈从第一次给自己设计衣服，就放出话来，她的衣服一定能赚钱，当时所有人对她嗤之以鼻，特别是我姥姥。我姥姥认为女人穿大衣，穿的是剪裁和质地，像我妈突发奇想设计出的这儿长一块那儿短一块七长八短远看好似丐帮子弟的“褂子”（她拒绝称之为大衣），只有我妈会欣赏。

后来发生的两件事，让我姥姥及其他和她持相同看法者，闭嘴闭得心甘情愿。

一件事，我妈穿着她的褂子逛街时被一个小歌星尾随，小歌星当时掏出大把现金，非得逼我妈把褂子脱下来，我妈当然拒绝，褂子还没向这座城市得瑟两次，怎么舍得给别人？多少钱都不答应，真正做到了视金钱如粪土。

小歌星跟着我妈一直到我家门口，我妈看都没多看她一眼直接上楼进屋锁门。

第二天，小歌星锲而不舍，拿着她的盒带，当然签了别人为她设计好的名字，敲开了我家的门。

我妈打量着她：“我认识你吗？”  
小歌星：“我就是想买你衣服的那个人。”  
我妈说：“哦，我跟你说过了，不卖。”  
小歌星使出杀手锏，递上盒带：“这是我的限量版盒带，我签了名，还有我的照片……”  
我妈皱眉头：“你是谁？”  
结果是，我姥姥在电视上见过小歌星，非逼着我妈把褂子卖了。我姥姥一边数着钱，一边说：“这丫头歌唱得不错，长得也挺俊，怎么挑衣服这么没眼光……”

第二件事，我妈给自己做了条大裤衩，虽然当下很多人都把这个东西叫裙裤，但实际上它就是大裤衩。一年夏天，我妈穿着它，上街得瑟，被一老外

围追堵截，逼着我妈脱裤子。

十几年前，我妈以四百元成交这笔买卖，回来告诉我姥姥，我姥姥沉默片刻，吐出四个字：“时代变了……”

我妈挺得意的，说：“这就叫做在事实面前您不得不低头。”

我俩那天还点了一瓶红酒，我妈说：“今儿咱娘俩痛快地吃痛快地喝。”  
我说什么都无法真正痛快起来，徒有一个痛快的行为。

妈点起一支薄荷味的细长香烟，我说：“我们学校的女生都不抽带薄荷的烟。”

妈说：“你们学校的女生还都不是女人。”  
我说：“她们都有好多个男友。”

妈说：“这能说明什么？儿子，男友多什么都不算，跟个人魅力不能成正比。”

我笑笑：“算你对。”  
妈一仰脖，干了杯里的酒：“你这孩子，太痴情，以后会自苦。”

我有点酒壮人胆：“妈，你不是吗？”  
妈眯着眼冲我笑：“我还真不是，你这点随你爸。”

我不解：“我爹？”  
妈笑着点头：“对啊！你爸最痴情了，我从认识他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俩通信绝口不提感情，只谈思想，近期读过的书什么的。但是一细琢磨，发现字字句句都是爱情。”

我打断妈：“这是浪漫好不好？跟痴情有什么关系？你就是把他往好的地方想。”

妈：“你以为痴情是好事啊？幼稚！你不就特想知道我跟你爸为什么分开吗？我告诉你，我爱上别人了……”

事隔这么多年我都无法准确描述我当时的心情，我的嘴张得老大，能放进一个拳头，虽然自我懂事起我和我妈的关系就很笃定，像哥们一样，我还是无法抑制震惊。有时某些突发事件本身并不足以震惊你，而是你对事发者固有的判断遭到颠覆，让你错乱，一时无所适从。可恶的是，我妈并不顾忌我的感受，继续：“准确地说，我其实一直爱着别人，为了你，我坚持到今天。你姥姥说我自私，我这一生还就自私这么一回了。”

我姥姥也绝对是一人物，关于我小时候盖的鸭绒被是我姥姥吃过的鸭子褪下的绒填充的这事，曾令我的小学中学大学同学艳羡不已，分拨来我家拜见我姥姥。这不算什么，我还没跟他们说我姥姥以 70 岁的高龄卷了四个儿女的当月奖金，独自去香港度假，回来只给我一人带了礼物，一瓶 100 毫升的阿曼尼香水。那是 1995 年，我 16 岁，高一。

我妈两眼放光，如同每一个热恋中的女人：“我一直都希望你爸能爱上别人，他帅，有才情，有很多女人会对他感兴趣，如果他能对别人同样产生兴趣，我会对他心存感激。可惜不是，你爸对咱们这个家的忠诚让我汗颜，包括对我的忠诚。”

鉴于从小被我妈拿脑筋急转弯训练，我终于在一支烟的功夫后回过神来：“妈，你到底爱上了什么人？”

我妈的回答立马令我哑然：“一个和你爸不一样的男人。”

这跟没说有什么区别？

反正 2003 年 2 月 12 日我在首都机场被三个女人送行，她们分别是我姥姥、我妈、我女朋友，除了我女朋友，她俩神态自若，甚至还有一副终于卸下重担的轻松。我姥姥甚至当着我女朋友的面塞给我一个黄金戒指，趴在我耳边说：“碰上喜欢的姑娘，把这个送她。”

我的历任同学、死党们都怀疑我的性取向，他们的理论根据是：我生长在

一个被强势女人包围的环境里,面对女人肯定会有阳痿的性心理。我对此嗤之以鼻。他们对性的认识太浅薄,我不屑与他们讨论。睁大眼睛看看,越是阳刚的地方,男同性恋性行为就越普遍。比如军队,比如建筑工地,比如监狱。

我跟我女朋友偶尔也做爱,在床上她总要提醒我她 D 罩杯的胸部在中国乃至亚洲有多罕见我应该如何珍惜。真可怕!她不知道她这样常常让我瞬间失去兴趣。我是在和她做爱,不是和她的胸部。我在我们刚在一起时曾经表达过一次抗议,后来她不仅不改进,还变本加厉。于是我和她的性生活就自然而然变成了偶尔。

在飞机上我看着北京离我越来越远,心中有点窃喜。同时对我爸没有来参加送行感激不尽。我爸在离开我妈之后,生活顿时变得花团锦簇。众多美眉将其包围,想必我爸很受用,要不然着装风格不会从西装革履转变为格子衬衫工装裤(我妈一直是这么打扮的)。

在我离开北京前一天,我爸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相当语重心长:“儿子,不管你去哪儿,都得记住一定要努力地做你自己。”

我沉默了三秒钟,挂了电话,不想让他听出来我哭了。

对于我爸和我妈的事,我曾在大一时想了整整一年,差点儿抑郁了。我每次回家看见的都是固定场景,我妈在落地窗旁的地板上坐着抽烟,手边是已经卷了边的《百年孤独》和一个血淋淋的肺部形状烟灰缸。

后来我去巴黎时,我妈把它送给了我,接过它的一刹那,我们娘俩相视一笑。

10 小时 45 分钟的旅程,我居然什么都没想,呼呼大睡。睡得东倒西歪,睡出来了各种造型。下了飞机第一件事就是买张明信片写给我妈,戴高乐机场的明信片如这个机场一样毫无创意,我买了一张铁塔寄给妈,上面写的是:“都说埃菲尔铁塔象征阳具,我送它给你,愿你幸福。”

我和我爸我妈一直是这样没大没小，我爸在研究所做电影美学研究，我妈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就是自由职业者，画油画，写专栏，设计服装，以前也在一国家单位供过职，巨老长一名字，我到现在都记不住。据说我妈当年辞职，原因大家都当个笑话在坊间传诵。某个夏天的下午，我妈走在单位大院的林荫路上，有数坨鸟屎稳准狠地滴落在她那彰显才华的大脑门上，我妈当时还戴着墨镜(Versace<sup>1</sup>的)，她在保安放肆的笑声中故作镇静掏出纸巾擦，还没忘拎着纸巾的一角扔到垃圾桶里，我妈说她当时就想好了辞职。

我爸总是由着我妈做她喜欢做的事，所以我那狮子座的妈基本上属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据说当初只有一件事我爸没有允许我妈率性而为，就是我。我妈其实是和我爸奉子成婚，我妈和我爸学校联谊，和我爸酒后一夜情，然后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坚决不要，我爸说：“你嫁给我吧！孩子是上帝赐的礼物，咱们让孩子平安出生，然后你想爱谁就爱谁！”

迄今为止，这都是我听过最动听的爱的宣言。

我哥们郑阳带着一俗不可耐的姑娘来接我，让我严重怀疑他的生活质量。

果不其然，他见我劈头就问：“给我带了几条中南海？”

我说：“瞅你那点出息！脑子里就没别的？”

郑阳：“你以为我爱见你？我是等中南海！点8的还是1点0的？”

郑阳是我大学同学，准确地说，是大一时的同学，大二一开学他就因为在宿舍里组织大家吸大麻被开除。他有亲戚在法国，很快就办到法国留学。我们几年未见，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巴黎干什么？上没上学？

可是看见他的一瞬间，我的心立即敞亮起来。

<sup>1</sup> 范思哲：意大利时装品牌。

他还是那个很刁的德行，永远挂着坏笑，就是人稍微胖了点，看来巴黎的伙食不错。看他在那儿急不可待地嚷嚷“中南海”什么的，我忙给他使眼色，别弄得一机场的人都知道我带了八条烟。

这厮还大着嗓门嚷嚷：“麻利儿地把烟给老子敬上！”

我边向他走边说：“别嚷嚷！”

郑阳一阵爆笑：“哈哈，这儿没人听得懂！傻子！有本事你丫说法语！”

我扫一眼他身边那姑娘，大下午的一烟熏装，真他妈难看！我当时心里就嘀咕，巴黎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为什么郑阳会跟这么个女孩在一块？记得若干年前他恋上我们的带班老师柳美，晚上不睡觉，躺在床上烙饼，烦得我们恨不得把他扔出去。其中最经典的，是大一的那年情人节，他买了玫瑰在柳美平房宿舍的房顶坐着，就想等着她出来倒马桶什么的，来一出其不意的求爱，震惊四众。结果，不知不觉他睡着了，从房顶上掉下来，直接滚到门口的大水缸里，柳美和她的女朋友拿着笤帚和菜刀冲出来，看着满地的玫瑰，和在水缸里挣扎的郑阳，柳美和她的女友赶紧放下手中的武器，上前把郑阳捞出来……郑阳是早上回来的。

从那以后郑阳就开始冒充有为青年，剪了辫子，目光矍铄，从不逃课，直到有一天在众所周知例行查宿舍卫生的下午，被发现和一帮社会青年聚众抽大麻。我们一直很好奇，那年 2 月 14 日的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郑阳只说过一次，并且只有一句话：我们仨聊了一晚上。

我俩嘻哈着上了他那辆破雷诺，他那女伴脚踩豁高的高跟鞋袅袅婷婷，我俩都没正眼看她。上了车，郑阳迫不及待地点了一根中南海，深吸一口，回味半天，就跟刚被放出来似的。

我冷笑：“瞅你丫那点出息！”

郑阳理直气壮：“怎么着吧？老子在享受生活！”

对他的种种论调,我向来不屑一顾:“别扯淡了!你丫才来巴黎几天,就轮上你跟我显摆生活?”

郑阳已经把车开出地库:“我告诉你,这是巴黎,这是全世界人民生活方式的风向标,就你那点路数,充其量就是一发展中国家的所谓小资,说白了,就是一跟班的,就你们,还不知道是过了几茬的跟班,知道不?”

这厮口沫横飞,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结尾那三个字又开始学赵本山,他的乡亲,我算看出来,这厮真是扶不起的阿斗,一辈子的土鳖,别说巴黎了,上了太空去月球都没用。

郑阳继续喷:“唉,你妈怎么样?还那么酷?你那妞就这么放你出来了?这儿可是花花世界……”

我实在忍无可忍,用我可怜的那点法语冲他吼:“Tais-toi<sup>1</sup>! 别张口妞、妞的,恶不恶心?”

郑阳不愧是我哥们,更大声地:“Ta gueule<sup>2</sup>! Merde<sup>3</sup>! 你丫别自己不爽找我撒火! 想把我当出气筒,你得等到下辈子! 知道不?”

他说得对,我心里是不爽,巴黎的生活就像眼前的高速公路,已经徐徐展开了,可是我他妈心里一片茫然。

我在巴黎的初夜是和郑阳及他的女伴一起过的,他在 Nation<sup>4</sup>附近租的一居室,准确地说,是一间房,里面囊括了厨房、卫生间、卧室,卫生间独立,总面积绝对不超过 15 平方米。那个晚上,我睡地上,他俩睡床上。其实也没怎么睡,也许是我在飞机上睡多了,也许是好几年没见郑阳,有说不完的话。丫

1 法语:闭嘴。

2 法语:你他妈闭嘴。

3 法语:去你妈的。

4 巴黎城东一地名。

一只手红酒，一只手中南海，喷了一晚上，直到窗外露出天光，我们才东倒西歪迷糊了一会，在一堆酒瓶中间。

我记得上学那会儿郑阳不太能喝，一瓶小二，两瓶啤酒，直接被拿下。可是在巴黎，郑阳不知不觉喝两瓶红酒，一点事都没有。佩服啊！另一方面，这巴黎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她让带伤的人沉沦，让平静的人癫狂！

我是了解郑阳的，他是带着伤出走巴黎的，柳芙给他的伤，整个环境给他的伤。我知道我现在这么说，成年人都会很鄙视我，不就是求爱未遂嘛，有什么大不了的，还有后来人嘛。我最鄙视说这种话的人，他们肯定都没有爱过。我妈就很理解郑阳，我爸也是。我为我有这样的父母感到心满意足，可是他们还是离婚了，他们粉碎了我打小对爱情的憧憬。

我不能说一点没有思念过我女朋友，有的时候，在我到巴黎的最初，天空从湛蓝突然飘落雨滴，我会想起在北京和我女朋友共打一把伞的情景，她对我还是很好的，最起码她的存在抚慰了我爸妈离婚初期我极度怀疑世界的忧郁期。说真心话，男人都挺自私的，想到一个女人的时候，首先会想到自己最不济的时候有这个人陪着，却从来不会想自己是否给了人家想要的爱情。我问过一次我女朋友为什么跟我在一起，那一次的对话，我一字不差都记住了，迟早要用在台词里。

我问她：“你跟我在一起，有意思吗？”

她说：“还行吧！”

我：“还行是什么意思？”

她：“就是离开你我会想你。”

我：“你们女人都一个德行，有话从来不直说。”

她看着我笑意盈盈：“你经历过多少女人啊？说得跟老炮似的！”

我当即就哑了，算她狠，戳到了我死穴。我把自己献给她的时候，还是一处男，这事儿让我严重在她面前抬不起头。据她说她对性的启蒙很早，她很

小就自觉地对性感兴趣,所以14岁就先试着跟女人,16岁时试着跟她有兴趣的男人试了试,18岁时用她的话,终于碰上一个看起来顺眼的男人,也就是说看见这个男人第一眼时,让她有想直接把他拿下的想法,这个男人,就是我。

她知道再这么逗下去我迟早会怒,于是她一本正经地说:“我看你,有一种母性的冲动。”

换成谁,听到这句话,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对吧?

我当时却继续装丫挺:“除了这个呢?”

她摸摸我的脸,特慈爱地:“你越无理取闹,我就越有母性。”

我当时就觉得爱情绝对是虐待狂和受虐狂的邂逅,一拍即合。

我说:“如果我让你去跟别人上床,你会怎么样?”

她“噌”地一下站起来,指着我:“邱志,你如果不爱我,可以直说,不用采取这种下三滥的招!”

女人就是这样自相矛盾,还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爱不爱的,脱口而出,真服了她们。这跟学什么专业跟多少男人睡过毫无关系,我女朋友画油画出身,从小就特立独行,可是一面对爱情,还是一个德行,跟那些从一而终的家庭妇女没啥区别。

看见她急了,我心中窃喜,忙说:“你想哪去了,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呢吗?”

她说:“我没闲功夫跟你开玩笑! 你要是觉得跟我一块没什么意思,你说,我走!”

我笑了:“你走哪去?”

她说:“天涯海角! 你管不着!”

我一把把她抱在怀里:“我才不会让你走呢! 你走了,谁来给我母性?”

我向大家承认,那一瞬间,我绝对真心,但是一年后,我远走巴黎,我们俩